

■ 聚焦

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新版《巴金全传》——

还原一个真切准确的巴金

□陈丹晨

“书写巴金的一生命运,也就是探索和描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史、心灵史、思想文化史;写出他们为社会改造而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2014年是巴金诞生110周年,逝世9周年。在这个时刻出版我的新版《巴金全传》,心胸间涌动着难以抑制的感情波涛,在争气相奔泻在眼前,以至不能自己。多少年来,难以忘怀巴老对我的教诲和爱护,这只有亲身感受过的人才能体验到那种特有的深情厚谊,惕励和警策自己行走在复杂的、荆棘丛生的泥泞路上做一个好人。这是我人生中意外的幸运和福分,也因此在此缅怀巴老之际不致愧对,希望以此向世人尽可能介绍一个更真切准确的巴老,谨此祭献于巴老灵前,表示一点绵薄的但也是最衷心的感恩之情。

10多年前,《巴金全传》初成之际,我在序文中曾说:“把巴金在这段历史中坎坷不平的经历,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曲折的现实所发生的心态变化、灵魂浮沉、人格发展以至感情个性的扬抑……真实地描绘出来,希望借此略窥一点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侧影,进而感受一点近代中国的历史气氛,这就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初衷。”个人的传记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组成。司马迁的《史记》以至历代的历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物传记。简单地说:写传就是写史。写巴金传就是写20世纪中国历史的某个侧影。忽略或没有写出真实的历史面貌,就不能成为一部称职的传记。

在新版修订过程中,初衷不变,我特别注意加强和补充这方面的叙写,把传主的心灵、思想、生活、感情和创作活动与历史环境的变迁发展紧紧联系起来。这就需要扎扎实实地掌握大量材料,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随心所欲,以标新立异取胜。反之,如果没有对现实的深远思考和对历史的潜心研究,没有对传主的内心世界和文本的深入理解和探索,仅仅罗列材料,一定无法真正认识传主的真面貌、真实性情。

如果说,巴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有了一个“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失。”那么,他的一生就是在执著地追求这样的理想的实现,这也是20世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但是,那是一个漫长的战斗历程,也是血腥的苦难历程,一个荆棘丛生、艰难曲折、布满泥泞和陷阱、令人颠仆不止的危途,其残酷和悲壮为世界各国历史所罕见。人们不止要献出自己的青春、鲜血和生命,还

心底有深情
笔下开鲜花

□李春雷

我们常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火炬举在高处,走在前面,具有特殊的烛照和引领作用。的确,文学是人类高尚的精神活动,代表着社会良心,引领着社会风尚。多年来,为了真正接地气、打深井,我曾多次深入生活,亲身体会。

众所周知,工业题材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比较难以驾驭。为了真正走进大工业生活,我决心到艰苦的炼钢炉前体验生活。一年除夕,我在邯钢火红的炼钢炉旁和工人们一起值班。当外面的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猛地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大工业时代,农村里所有的农活此时都停歇了,可这里不行,你今夜的产品就是别人昨天的订单,就是他人明天的需求。整个国家的工业系统就像一条无形的须臾不可停顿的巨大链条,环环相扣,隆隆运行。于是,市场上的商品更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更便捷了,我们的社会也更文明了,这就是经济时代的主旋律!突然,我的心底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热辣辣的感应。

更难忘记的是,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次事故:钢水大喷。满天钢花飞舞,我急忙往远处跑,可一滴美丽的钢花还是追上了我,落在了我的左手手指上。我本能地用另一只手去抓,顿时,血肉模糊,火辣辣地疼痛。可这时,我的工人兄弟们并没有像我一样抱头鼠窜,而是迎着稠密的钢花,去排除事故。这一次事故中,重伤两人,轻伤五六人。也正是这一次疼痛和留下的白花花的伤疤,把我与工人之间的情感一下子打通了。从此之后,我再看到他们,便感到格外亲切。于是,一个美妙的构思便如杨花柳絮般翩翩而至,我写出了自己的工业题材作品,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作家,特别是我们青年作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的主力军,要有血性,要有担当,眼里有深情,心底有大爱。责任在胸中,使命在肩上。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当天夜里,我就主动向中国作协请缨,并有幸成为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作家。当时的震中地区时时发生强烈余震,极其危险。我背着睡袋、干粮和饮水,步行在滚石乱飞的山路上采访,长达一周时间,几度死里逃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创作了一部长篇和3个短篇,其中短篇报告文学《夜宿棉花村》后来被选入《大学语文》课本。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我再次请缨。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我独身一人连夜飞往西宁,又在冰天雪地中日夜兼程18个小时,翻越海拔4824米的巴颜喀拉山,以最快速度到达高原雪域深处的震中——结古镇。我的高原反应特别强烈,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头痛欲裂,几次昏倒。但我明白,使命在身,不能后撤,死也要死在岗位上!就这样,我穿着军大衣,戴着风雪帽,每天步行20多公里,坚持采访,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的干草地上躺一下。采访结束后,我没有休息,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了4篇作品,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和《文艺报》,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只有走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用双脚走进大地,用胸膛贴紧大地,才能发掘更多的真善美,才能心底有深情,笔下开鲜花,才能创作出让人动心的真正的艺术精品,才能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从而实现艺术质量、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统一。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继续沿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本文系作者在文艺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

要经受灵魂的煎熬和磨难,人格良知的拷问和沉浮,有多少人因此中途转向、迷失、堕落、背叛。书写巴金的一生命运,也就是探索和描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史、心灵史、思想文化史;写出他们为社会改造而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特别是像巴金那样以奉献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坚持利他,坚持让他人变得善良、美好、幸福,生命之花才会盛开得有意义。这样的信念贯穿在他的一生,尽管有过短时间的迷惘、坠失,但却从不曾改变过少年时代的美丽梦想。直到暮年疾病缠身,他也绝不退却,依然壮心依旧,勇猛呼唤“我还有颗心,它还在燃烧,它要永远燃烧。我要把它奉献给读者”。这样顽强执拗的战斗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正因为有了这些杰出的献身文化英雄,才使中国在20世纪惊涛骇浪中继续向着自由之路豁然前行。

在探索巴金的思想心灵路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他早年思想的实质内容,长期以来,他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和评估曾为世人误解,许多学者为了避免意识形态的困扰,总是尽量淡化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强调说是“民主主义思想”,或说是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或认为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混合等等。本书新补充的内容基于对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理论观点的研究,是从巴金生平著作的言行实际出发的,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理论上的研究和发挥、思想和实践、著述和翻译信奉之坚定和虔诚,时间之漫长,直到1949年后,中间几经曲折,再到晚年的回归和升华,这条思想线索都清晰可见,是不应该回避和淡化的。他的大量著译活动已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实际上,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美丽的社会理想,但又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空想;它所提倡的如人类自治、新村的想法显然离实际遥远,工团主义、恐怖暗杀等并非那么有效正确,感化、苦行、教育等也并非万灵之药。但是,他们坚决反对专制强权,希望人类获得自由、平等、互助、幸福,总是身体力行、助人爱人,执著追求的献身精神却是万分真诚的。这种人文伦理思想对于无论何种形式的强权统治都是有力的冲击和挑战,都能唤醒呻吟在专制体制下人民的觉悟。所以,对无政府主义在历史上起过的积极作用应有足够的估计和评价,不必绕着走、避着说。至于巴金,新版作品对他各个时期的思想做了更充分的记述和分析;他在上世纪20年代和1949年前夕的某些见解都相当准确地指出了苏俄模式的严重危害和弊病。同时对他思想发展脉络做了更明晰充分的梳理和解读;对他晚年的思想提出了有别于各家的新的看法和评说,认为已不必用“主义”之类僵硬的概念套用到他头上,借此求教于方家。

关于巴金在艺术创造方面的贡献,新版里也作了一些补充,说



严有人雕塑作品《再思——世纪良知巴金》(青铜 74×73×48cm)

明他在人物创造上的特有贡献和意义,如中国式的“多余人”形象,李冷、高觉新、周如水、汪文宣等。明确叙述他通过办刊物、出版社等,聚集了一大批作家,形成了一个不打旗号、不发言,但是意气相投、艺术政治观点多样的自由作家圈,包括发展提携了一大批青年作者进入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发展历史中一股不同于左翼、也不同于其他文学流派的创作力量,其创作实绩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巴金本人也无形中成为其中的“精神领袖”。

更为特别的,是巴金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宗教式的人文情怀是当代作家中所罕有的;他时时祈望着人们成为好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快乐而自由地生活,享受着面包、教育、住宅和爱。他总是强调他反对的是丑恶的制度而不是具体个人,他的上帝是人类而不是威权的统治者。他宁愿自己受苦而不愿看到别人遭遇不幸,他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也常常因此通过内省、苦行来洗净心灵的污垢,对别人的罪过则予以宽恕善待。尽管他的写作一直是“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即使到了晚年,他已“十分疲惫,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他就这样始终视文学创作为战斗,但可贵的是,他一生没有私敌。有的研究者总是以此贬低他的作品艺术性粗糙、政治性太强,其实这恰恰是他的创作个性之所在。

新版还对许多细节史实做了订正和补充,力求更为准确和完美。因此,全书篇幅也有了相当的增长。笔者希望经过修订,这本新版的“全传”尽可能做到丰富、准确、翔实,能成为建设文化大厦中一块小砖铺垫其间。

网络文学,为何写作?

□欧阳友权

借助互联网平台,从技术丛林和山野草根中成长起来的网络文学似乎带有“野蛮生长”的基因,而缺少规制约束的习性,很容易让技术赋予的自由写作变成写作者的恣意狂欢,造成这一文学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近年来,网络媒体及其文学的爆发性增长,已经让巨大的文学体量成为网络文学历史在场性的生动佐证。于是,在这个网络文学活跃的成长期,我们是否有必要反省和追问:网络写作究竟为何?

这样的省思不是没有缘由的。走进网络文学现场不难发现,时下上网写作者以千万计,在各大文学网站签约的写手有超过200万人。一个大型文学网站每天上传原创作品可达数千乃至上亿汉字,一部热门的网络小说可引来“人气堆”般的粉丝围观,如河北作家老九2013年推出的网络小说《连环劫》点击量已超过8000万,鼎鼎今年5月携新书《戮仙》在百度旗下看的纵横小说网亮相,不到半年,该作品累计点击量即超过一亿次。写手众多,作品海量,读者云集,影响广泛,以此构成了蔚为壮观且史无前例的“网络文学现象”。既然堪称“现象”,就不可小觑,须待深度关注,就得问问“为什么”、“怎么样”之类的问题,就离不开是非的辨析或观念引导。

从当下的网络创作实践看,网络文学园地的主色调依然生长着文学的绿茵,热爱文学、创作文学依然是众多网络写手的原初动机,写出读者喜爱、自己满意的好作品依然是每一个写作者的文学梦想,秉持正确的文学价值观,忠于自己的文学信仰,坚守自己的文学道义与责任依然是许多网络写手信奉的文学操守。不过从总体上看,网络文学作品在内容品性和艺术品相上与传统文学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而有评论家把网络文学界定为“通俗文学”,其基本形态就是类型小说(《网络文学: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人民日报》2014年7月25日)。网络写作者的创作动力也更为复杂而多样,这就使仁见智见的网络文学评判有了持论的根据。检视当前火爆的网络文学生产,有三类情形可能是造成网络文学驳杂缤纷的常见动因。

一是功利化写作,即带着商业目的而从事网络文学创作,把网络写作当作赚钱、谋生、致富的手段。自从“起点”等文学网站探索构建出“全媒体”产业链商业模式后,网络写作便蜕去了“无功利”面纱,进入功利写作的新时代,这不仅让文化资本有了保值增值的

路径,使网络文学管理和经营者找到了生存发展之道,也极大刺激了网民的创作热情。特别是近两年发布的“网络作家富豪榜”,更是给网络写作热再添一把火,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网络文学创作,以至于网上发布的2013十大“最牛职业”排行中,网络写手排名第一,认为该职业只需一台电脑,一个聪明的头脑,一双勤快的手,可能就会成为年薪百万的网络写手。可实际并非这么简单,网络写作与利益驱动是事实,那些职业、半职业写手以此赚钱谋生也确有其事,但真正能够据此赚钱者是极少数,能进入网络作家富豪榜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些成功者只是写手金字塔的“塔尖”,对于绝大多数“扑街写手”来说,他们不过是辛苦劳作却收获甚微的“工蚁”。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涌入网络,加入网络写手大军,因为文学的魅力再加上功利的诱惑实在难挡,他们仍然相信,致富的可能只要还在,他们就有走进“淘金”的理由。

二是消遣式写作,即没有物质功利、只求精神愉悦的网络写作。应该说,这类写手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网络是一个大众共享的交互空间,也是一个权威祛魅、消解崇高的“淡圣”世界。网络写作的低门槛、低成本,网络交往的平等与兼容,以及“把关人”的悄然退场,匿名写作对身份焦虑的解除,让网络虚拟空间成为文学网友最理想的精神家园,上网写作以表达情怀,或抒情言志,或消愁解闷,或开心取乐,不仅可以为已志,或消愁解闷,或开心取乐,还可以在业余时间生活找到难得的休憩之所,还能够在此展现才艺,寄托心愿,一圆自己的文学梦想。他们常以平民姿态、平常心写平凡事,言自己之所想言,写自己之不得不写,无所顾忌又去忧解颐,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提供的自由把自由写作推向网络的海洋。

三是示范性写作,包括以文学名义出现的“非文学”和“准文学”写作,以及有违文学创作规律和审美导向的“另类”写作。这类作者有“写作”没“文学”,或罔顾文学之名在网上信手涂鸦,“乱贴大字报”(莫言语),或放弃应有的艺术责任和道德约束,创作一些迎合低级趣味和价值偏向的海淫海盗、恶俗恶习或哗众取宠之作。

不同的主体立场和写作心态,不同的作品风貌和价值选择,说明了一个最基本的文学道理:“为何写作”是一个作家包括网络作家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在网络写作中,“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依然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全民写作”未必就是真正的

徐则臣《耶路撒冷》
在京研讨

本报讯 “70后”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自2014年3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社会反响热烈。11月14日,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协办的《耶路撒冷》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并讲话。李敬泽说,《耶路撒冷》正面强攻了我们的时代,表现了一代人的复杂经验。作为“70后”作家中的一员,徐则臣小说的特点、变化,都值得批评界认真对待和研究。

《耶路撒冷》观照“70后”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独特生活和精神困惑,探索他们进入中年之后的心路历程。雷达、胡平、曹文轩、陈晓明、孟繁华、彭学明、陈福民、宁肯等与会作家评论家谈到,《耶路撒冷》在时间上横跨70年,在浩繁复杂的背景下,小说聚焦于1970年代出生的中国年轻人身上,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代表,旨在通过对他们父辈以及自我切身经验的忠实描述,深入探寻现代化进程中一代人的成长脉络。其绵密又不失疏朗的成长细节铺开人生的漫漫旅程,小说的独有格局与视角呈现了一个完整立体的社会,同时也展示了“70后”一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

与会者谈到,《耶路撒冷》是“70后”作家极具雄心的长篇作品,徐则臣力图全景式地梳理和表达一代人的经验。他们的写作是经验的和体验的疼痛,而不是观念的疼痛。徐则臣的小说自由而自然,驳杂、饱满,有内敛的力道,显现出不同寻常的气象。大家在研讨中对这部小说的不足提出了改善的建议。

徐则臣说,他想通过这部小说梳理“70后”这一代人的经历和心灵。这代人非常重要,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形成时恰逢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你不可低估他们,包括他们的奋斗、爱情、生存压力和理想焦虑,以及对社会的推动力量。

安徽组织作家采风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作协组织作家进行“安徽作家下基层、贴生活”采风活动。在安徽省作协主席许璋的带领下,采风团一行近20人赴皖东明光市自来桥镇、皖北泗县大庄镇等地进行采风。自来桥镇,采风团先后参观了嘉山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纪念馆、元代古桥自来桥和山芋城堡。在张山村支部活动室召开的座谈会上,作家们与十余位写作爱好者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采风团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农作、苦行来净洗心灵的污垢,对别人的罪过则予以宽恕善待。尽管他的写作一直是“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即使到了晚年,他已“十分疲惫,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他就这样始终视文学创作为战斗,但可贵的是,他一生没有私敌。有的研究者总是以此贬低他的作品艺术性粗糙、政治性太强,其实这恰恰是他的创作个性之所在。

新版的“全传”尽可能做到丰富、准确、翔实,能成为建设文化大厦中一块小砖铺垫其间。

中国影视文学版权
拍卖会年底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冕) 11月15日,作家出版社、浙江永康市人民政府、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在京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首届中国影视文学版权拍卖会将于今年12月举行。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在发布会上致辞。

据介绍,首届中国影视文学版权拍卖会将以全国版权交易共同市场、全国文化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为载体,将通过开展线上与线下互动公开竞价的小说、剧本版权竞标服务模式,推动小说、剧本版权竞标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在作家、编剧与电视台、影视制作公司、电影制片厂、娱乐传媒机构等之间搭建文学作品推介平台,形成常态化对接与沟通机制。从今年起,拍卖会将定期举办,其间除举办常规的拍卖会之外,还包括推介会、研讨会、培训会等多种活动,努力形成高低搭配、优化组合的活动模式。

田湘诗集《遇见》首发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1月14日,由广西作协主办的田湘诗集《遇见》首发式暨研讨会在京举行。《遇见》是诗人田湘出版的第四本诗集,收录了他100多首不同题材和风格的诗作。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诗人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李一鸣、李少君、张清华等与会者认为,田湘善于从那些平常人熟悉无睹的事物中提炼出有意思的、有情感色彩的东西,然后用沉稳睿智的笔调将之点染成诗句。他的诗歌写作变得越来越松弛,增加了很多反讽、跳跃的因素,在不经意间就触及了事物的核心。他写作的向度“是向后撤的”,在迅速变化的时代寻找缓慢的爱,在诗歌写作强调叙述的当下坚持对抒情体的偏好。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推动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